

《盲刺客》中的食物与食欲书写

王雅睿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上海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2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12日

摘要

文章以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获得布克奖的小说《盲刺客》为例, 从小说中的食物书写与食欲书写切入, 分析其中的话语解构与建构。食物与食欲在小说中不仅作为单一的物质与欲望代表, 也是主体性消解和重建的试验场。在阿特伍德看来, 饮食秩序所暗示的话语体系本身是一个吞噬生命主体的巨型消化系统, 小说中的食物种类与主人公深度绑定, 侧面映射出小说暗含的畸形话语体系。《盲刺客》中主人公对于食欲的压制和排斥体现出丧失主体性的边缘个体生命对既定话语秩序的反抗。玛格丽特通过大量的食物描写揭示边缘个体在性别、身份与话语体系中的被动处境, 也通过边缘个体对于食欲的控制或追求展现其反抗畸形话语体系的尝试。

关键词

食物, 食欲, 话语,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盲刺客》

Food and Appetite Writing in *The Blind Assassin*

Yarui Wa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April 9, 2026; accepted: April 29, 2026; published: May 12, 2026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in Canadian author and Literary critic Margaret Atwood's Booker Prize-winning novel *The Blind Assassin* through an analysis of its depictions of food and appetite. In the novel, food and appetite function not merely as representations of material substance and desire, but also as sites where the diss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 are enacted. From Atwood's perspective, the discursive system implied by the alimentary order itself constitutes a vast digestive apparatus that consumes living subjects. The types of food in the novel

are deeply intertwined with the protagonist, indirectly reflecting the distorted discursive order underlying the narrative. The protagonist's suppression and rejection of appetite in *The Blind Assassin* serve as a form of resistance by marginalized individuals, who, in their loss of subjectivity, oppose the established discursive order. Through extensive depictions of food, Atwood reveals the passive situation of marginalized individuals within gender dynamics, bodily discourses, and power structures, while also illustrating their attempts to resist the distorted discursive order through the regulation or pursuit of appetite.

Keywords

Food, Appetite, Discourse, Margaret Atwood, *The Blind Assassi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盲刺客》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在 2000 年出版的小说, 同年获得英国布克奖。小说以复杂的多层次叙事结构实现三层嵌套式的叙事, 包含了女主人公艾丽丝回忆的现实故事、小说中主人公创作的《盲刺客》小说以及《盲刺客》这本小说中的主人公创作的萨基诺姆星球的科幻故事。对于《盲刺客》这本小说, 国内外现有研究侧重热点在女性主义批评、创伤研究、叙事结构研究以及历史与政治隐喻等角度。值得注意的是, 在小说三层叙事框架中, 都反复出现了对于食物以及食欲的书写, 现有研究中对此涉及较少, 国内部分学者虽然已经就小说中的食物隐喻进行了“自我与民族焦虑的议题”的探讨([1], p. 36), 但并未深入分析其中的边缘人物在“食欲”书写中对畸形话语体系的多重反应, 也未充分挖掘边缘女性人物通过食欲书写所实现的主体性建构。

食物、女性议题与工业文明反思是阿特伍德作品中极具特色的部分, 她在小说中常常通过饮食意象隐喻权力关系, 将权力话语与食物、饮食、进食行为和食欲紧密结合。《盲刺客》这部小说延续了阿特伍德的创作主题, 小说中的食物与食欲书写融入三层嵌套式的叙述中, 展现边缘个体在权力话语秩序中被规训与个体尝试反规训的复杂过程。本文通过分析《盲刺客》小说中的食物与食欲书写, 探讨其中被性别话语秩序规训和“消化”的边缘女性的主体意识消亡与主人公通过自身食欲的控制和宣泄对既定话语体系的反抗和挑战。

2. 食物秩序与权力话语

《盲刺客》中的食物书写具有明显的阶级特性与性别特质, 食物作为权力的符号化象征, 其功用已不仅仅作为满足食欲的对象, 其所指延展到阶级与性别的征用与占有的语义中。小说中的食物首先与阶级秩序紧密联系, 在主人公艾丽丝父亲的工厂被烧毁后, 全家人表面维持上层社会阶级的体面, 而实际面临贫困与脱离上层社会的窘境, 这一隐秘的变化通过食物表现出来: “瑞妮把菜单上的菜都买齐了……蔬菜浓汤、乡村鸡——一个接一个, 如同滚滚而来的海浪, 又如同法律, 恒定不变” ([2], p. 385)。而在艾丽丝嫁给理查德实现阶级跃迁后, 她回忆中的食物变成了威妮弗雷德下午茶会上精致的糕点和沙拉。但在进食过程中, 精致的糕点成了上流社会话语体系中“优雅得体”规训她的枷锁, 艾丽丝被迫以特定的礼仪吞咽蔬菜沙拉和甜点: “她表面上让我明白理查德的真正价值, 而实际上却是要告诉我: 如果我想配得上他, 我就得循规蹈矩” ([2], p. 548)。饮食的过程是艾丽丝在上流社会话语体系中被标准审视的过

程,其中,同样遵循着既有话语秩序的女性人物内部出现了分化,以威妮弗雷德为代表的人物作为性别秩序与阶级秩序的维护者和拥护者,成为权力话语体系的同谋和共犯。

食物种类的变化暗含进食者阶级身份的提升,而与此同时,享用食物的主人公艾丽丝本身与食物在“进食”这一象征性的过程中处于同样的地位,成为被吞食和消化的对象。艾丽丝在结婚前将自己的嫁妆看作被捆起来的火鸡:“嫁妆在我心中突然变成一个不吉利的词——如此陌生、如此不可抗拒。它听上去像捆绑——用肉扞和绳子捆绑生火鸡一样”([2], p. 492)。在她出嫁后,更是将自己想象成作为食物的鸡蛋:“我感觉自己的头脑糊里糊涂,就像一枚鸡蛋”([2], p. 612)。由进食者变成食物的身份认知反映了艾丽丝逐步丧失自身主体性的过程。美国生态批评学者卡罗尔·亚当斯(Carol J. Adams)在《肉类的“性别政治”》(*The Sexual Politics of Meat: A Feminist Vegetarian Critical Theory*)中探讨进食行为与权力话语之间的关系,她提出:“在象征性秩序中,被肢解的指称物让人想到的不再是其本身,而是他物”([3], p. 71)。艾丽丝在婚姻中成为理查德上层社会所需的贵族出身与性情温顺的妻子的所指符号,而失去了其本身内在人格的完整性,实体的“艾丽丝”的能指被“鸡蛋”这样食物的所指符号所统治。

小说中的食物和进食行为也与女性自主选择的失权紧密联系。阿特伍德在小说中着重描写了多个与女性人物强关联的食物意象。“当服务员在铺着亚麻台布的简易餐桌上摆酒食的时候,我一瘸一拐地跑进卫生间,把自己关起来……晚餐是牛排和沙拉。我吃的主要是沙拉。当时饭店里的茼蒿都是一个味儿:像淡绿的水,又像是霜”([2], p. 499)。在这场让艾丽丝“感到厌恶”的新婚体验后紧接进食的描写,味道古怪的食物实际上是艾丽丝性失权的一种隐喻。理查德作为上流社会的男性代表,其对妻子的要求是客体化的,需要贵族的出身和优雅的举止,而剥离艾丽丝作为独立个体的特点和个性,同时需要女性在性中展现绝对的服从而剥离女性的情感追求。类似的表达也出现在小说的第三层叙述结构中,在萨基诺姆星球的科幻故事中,被盲刺客带走的女人成为盲刺客的欲望载体,“她的胴体像瓜一样清凉,又略带咸味,宛若一条新鲜的鱼”([2], p. 555)。又如在这个科幻故事中,女性角色变成了桃子:“当你揍这两个女人时,她们不会流血,只会流出一些汁液。揍得再狠一些的话,她们就会化成香甜的果酱,很快又能变成另一个桃子女人”([2], p. 776)。无论是“瓜”、“鱼”还是“桃子”,女性个体都不再作为独立的人,而是作为“食物”,成为碎片化的欲望指涉对象,失去了作为独立生命主体的身份建构。

3. 抵抗食欲与身份反思

苏珊·鲍尔多(Susan Bordo)在其著作《不可承受之重:女性主义、西方文化与身体》(*Unbearable Weight: Feminism, Western Culture and the Body*)中提到,厌食症是个体通过饮食表达的、对性别化身体秩序后的极端控制的反抗,“通过厌食症,她出乎意料地发现了一种进入特权世界的入口……一种超越一切的方式”([4], p. 485)。在《盲刺客》中,对食欲的厌恶所衍生的饥饿与呕吐等行为成为其中女性角色对身体与精神规训的反抗途径。

小说中的艾丽丝在没有在生理上成为母亲前便在心理上承受母职的移置,在她的母亲赫莲娜因难产去世后,艾丽丝代替母亲承担起照顾妹妹劳拉的职责,随后又在婚姻中屈从于家族利益,被迫嫁给理查德。艾丽丝经历的这种看似“自然”的母职选择实际上是权力话语制度化的结果,正如艾德里安·里奇(Adrienne Rich)提到的制度化母职在本质上通过定义母职的角色与责任,使女性在丧失自主选择的基础上进行养育。艾丽丝最初对于母职是潜意识里认同的,她将这种母职移置与喂养和哺育的心态联系,通过食物描写表现出来。比如在帮助亚历克斯藏匿时,她会偷拿家中的食物来喂养亚历克斯:“房间里东一个苹果核,西一个苹果核;地板上还有面包屑”([5], p. 536)。这一过程类似母亲对于孩童的喂养,艾丽丝在心理上认同自身的母职想象:“他那个样子仿佛是要去上课。后来我们哭了,哭得像两个母亲似的。这也是一种解脱——他走了,离开了我们的怀抱。不过,这种感觉也像母亲一样”([5], p. 531)。但同时,

艾丽丝对自己母职认同逐渐产生动摇，如她开始审视自己与妹妹的关系：“我是否相信自己这么做是在为她解难——同以往一样，总是在帮助她、照顾她呢” ([5], p. 497)，艾丽丝对于母职的态度逐渐由认同变为怀疑，标志着她主体意识的初步觉醒。

艾丽丝对母职的怀疑最终在其生理上成为母亲后转化为对母职的反抗：艾丽丝对食物的厌恶贯穿其孕期，这一点在小说中表现为她胃口不佳以及胃功能出现问题。除却生理方面的原因，艾丽丝对食欲的抵抗更多来源于心理层面，如她在回忆中提到“某个讨厌的器官(心、胃、肝，等等)是个暴躁放肆的孩子，但一巴掌或一句训斥就能让它规矩起来” ([5], p. 950)。这种压抑身体食欲的行为颠覆了艾丽丝的母职需求，她拒绝通过进食履行“滋养者”的职能，实质上是拒绝将身体转化为权力话语延续的容器。与艾丽丝以生理性反胃和心理上抗拒食物异曲同工的，是劳拉通过绝食反抗性别话语秩序以及理查德代表的男性剥削：“她经常咬手指甲。她吃得很少” ([5], p. 643)。正如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出，权力通过控制身体实现规训：“人的身体是被控制在一个强制、剥夺、义务和限制的体系中” ([6], p. 27)。在小说中，理查德家族通过在餐桌上监控艾丽丝的饮食，如指出艾丽丝应该做什么、吃什么而将艾丽丝的身体纳入家族权力再生产的体系。艾丽丝通过抗拒食欲，将身体转化为“不利于生产的身体”以瓦解权力对其身体与心理双重的工具化。

4. 接受食欲与主体建构

劳拉的绝食与艾丽丝的厌食是对食欲的抵抗，也是对性别主导的权力话语的反击，而小说中女性对于自身食欲的接受与情感联系便是对自身情感与欲望正视以及主体性建构的确认。

在艾丽丝和劳拉的童年回忆中，瑞妮的厨房是充满温情的场所。瑞妮为她们制作面包、分面团捏面人，并赋予食物以情感意义。小说中，劳拉将面团人视为“面包木乃伊”(185)并坚持为其举行葬礼，这种行为不仅是对食物的仪式化处理，更是对情感纽带的确认。厨房成为女性代际间传递关怀与力量的场所，食物在此超越了生理需求，成为女性情感经验的延伸。卡罗尔·亚当斯(Carol J. Adams) [3]指出，女性通过食物制作与分享构建社群关系，在食物制作的过程中，女性既是被规训的主体也是潜在的变革者。在厨房这个场域中，劳拉可以自由决定是否进食以及如何处理食物，这种拒食面人的选择行为暗示其对权力话语的初步挑战。

第二层叙述《盲刺客》的故事中，女主人公是艾丽丝与劳拉的精神结合体，她的故事以隐秘的方式展现艾丽丝与劳拉这样的女性角色的欲望。小说中出现故事的男女主人公的野餐场景，“她把纸袋子翻一遍。没有了，她说，但还有一只煮鸡蛋。她还从未如此开心过。对她来说，一切又全是新鲜的，正等待开场”(36)。其中的食物诸如三明治、煮鸡蛋与柠檬汁成为主人公欲望的隐喻。主人公撕掉面包皮、分享鸡蛋，并在自然环境中享受进食的纯粹快乐，用这一行为打破她作为“斯尼法公主”的规训形象，女性由“食物”这一客体转变为食用食物的主体。在主人公讲述的第三叙述层——塞克隆星球的故事中，童奴以编织地毯失明后成为刺客的寓言，进一步将食物与身体自由相联系，即食欲的满足成为反抗压迫的暗喻。此外，《盲刺客》这层叙述中的女主人公正视自身的欲望，并在欲望的满足中建构自身的主体性：“现在，他们俩躺在樱桃色丝质床罩和锦缎的被单里，喝着她带来的威士忌。这种酒口感极好，香醇浓烈，带有烟味，喝下去像吃太妃糖那般润滑。她自由自在地伸展四肢”(518)。在第一层叙述层中，艾丽丝受到所在现实社会的性别规训，要得体，要压抑自身的真实欲望和想法，而通过第二层叙述中的女主人公，艾丽丝所代表的被压抑的女性欲望得到了表达，艾丽丝在新的叙述层中正视了自身的欲望。食欲带来的感官满足成为女性实现主体性的途径。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 [7]指出，他者化的本质是自我定义权的剥夺，而身体是反抗这一过程的战场。在满足食欲的过程中，女性在身体体验中由“被享用的客体”回归为“感受的主体”。

《盲刺客》三层叙事解构中的主人公对食欲的接受一方面使其从权力话语控制的欲望体系与性别话语压制的环境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使个体正视自己作为主导食欲的主体的合理性。艾丽丝在创作回忆录的过程中完成了身份的转变，由“被吃”的食物转变为“进食者”：“我在乎吗？是的，我在某种程度上在乎。然而，我告诉自己，半条面包总比没有强，而理查德就是某种面包。对于我自己和艾梅来说，他就是桌上的面包”（960）。曾经将她作为性别话语系统中“食物”的丈夫理查德最终成为艾丽丝自身构建的回忆录中话语体系里的食物。艾丽丝长期被性别话语定义为客体，即被当作食用的对象，只有通过自身经验，才能由“被言说者”转变为“言说者”。埃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 [8]在其代表性的理论著作《美杜莎的笑声》(*The Laugh of the Medusa*)中主张个体通过独特的身体经验和语言实践解构性别话语体系：“这探索、分析、启蒙的写作活动，这必须迫切习得的、透过自身绝妙文字的解放活动，把她从超我结构中总是处于有罪位置的处境中解救出来……”([8], p. 24)。正如艾丽丝在回忆的结尾所说的“我就是要个纪念物。写书就是这样开始的。为了亚历克斯，同时也是为了我自己”（1034）。艾丽丝通过写作来夺回自身的话语权，重塑自身曾经被湮灭在权力话语体系中的主体性。

5. 结语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盲刺客》中的食物与食欲书写展现了权力话语中个体的复杂处境。一方面，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处于性别话语构筑的食欲控制与食用秩序中，成为“食物”。另一方面，小说中的食物与食欲书写展现出女性通过食欲控制来反抗畸形的话语体系，同时，女性对食欲的接受、对自身欲望的正视促使自身主体性的建构。阿特伍德用食物与食欲书写将女性在性别话语中“变成食物”的过程具象化，解释性别话语秩序对女性的客体化指涉，通过女性主导的食欲，成为“进食者”的主体过程完成对身份的重构。

参考文献

- [1] 余诗媛. 自我与民族焦虑: 《盲刺客》中的食物隐喻[J]. 东莞理工学院学报, 2023, 30(4): 36-42.
- [2]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盲刺客[M]. 韩忠华,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
- [3] Adams, C.J. (2010) *The Sexual Politics of Meat*. Continuum.
- [4] Bordo, S. (1993) *Unbearable Weight: Feminism, Western Culture and the Body*. California UP.
- [5] Rich, A. (1995) *Of Woman Born-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 W.W. Norton & Company.
- [6]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 [7] 弗朗茨·法农. 全世界受苦的人[M]. 汪琳, 译.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22.
- [8] 埃莱娜·西苏. 美杜莎的笑声[M]. 米兰,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